

# 第一章 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行程

## 一、時代的回憶

接受  
委員長  
的第一  
號命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震爍古今，舉世矚目之中國戰區日本軍的投降儀式，在重光的首都——南京市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以二十分鐘的時間，順利地完成了。這是一個美麗的象徵，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他是中國革命武力國防軍人苗生的策源地，今日，他使黷武者的代表們來到他的座下，承認起自己的錯誤，同時，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的第一號命令，當面交給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大將，岡村甯次郎是虔敬地接受了。

恭謁  
國父陵  
寢

簽字後七小時，何應欽、顧祝同、陳紹寬、蕭毅肅、賀衷寒、冷欣、王俊巽、廖耀湘等陸海軍將領八十餘人，分率新六軍戰士，恭謁 國父陵寢，沿途民衆，成羣地向他們夾道歡呼，綠葉扶疏，松風習習，一個因了創傷而滿身還是綴補着的首都，在這輕鬆而又愉快的時間裏，映現出一種血跡模糊的笑容，舊時人家，劫後大半不復存在，陵寢安置着的祭殿裏， 國父遺像巍然端坐，在滿堆着的花圈叢中，崇高聖潔的遺容，依然是光澤耀人。他們

偉大的  
過程

行了最敬禮，獻上花圈，把勝利的成果，奉訴那空前偉大的永生的國父，他們在輝煌的燭光下瞻仰靈柩。這是怎樣的一個嚴肅的意境啊，人類的文字，不能描述那萬縷思念輻輳着的一種情感，這是愉快的，又是熱辣辣的。

歡樂是恐怖的回潮，我們在一個大風浪過去之後，得到的安慰，是莫可言說的愉快，然而，滿目瘡痍，近在手邊的血跡，掩蓋不了過去暗夜裏襲來的人類末日到臨時底可怕的驚悸。戰爭的觸覺，彷彿仍然是到處在碰撞人家，到處使我們起着一個悲壯而肅穆的時代回憶。在今天首都重光之日，我們親切地追述她那失陷的經過，這斷然地將刺激起全中國人民的情感，震盪起全人類難以甯靜的心理，因為，那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偉大的過程，我們的首都是被擊碎了，而戰爭却更猛烈地蔓延到全中國以至於全世界的偉大過程。

歷史教  
訓

松井石根的傲慢，和岡村甯次郎的恭順，留存在古樸偉大的石頭城裏，是歷史上的一個難堪的不和諧。事實已啓示我們：我們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代的諷刺，將爲痛楚的歷史上的一個悲哀的弔唁，所以，我們不能忘却中國獨有的先哲的經驗，那是卓越的安全保證的最寶貴的歷史教訓。

燃起滔  
天的烽  
火

## 二、帝國的葬埋者

首都的六十五萬人口，已在積極地準備了，世紀的罡風襲來的時候，必須自己站穩得住，所以蘆溝橋的炮聲，在首都看起來，是一個嚴重的信號，一個可怕的預告，戰爭是無可避免的到來了，揭示不幸時代的一幕，已在北方開始，因此敘述首都作戰經過的回憶錄時，使我們不得不起比他更古老，比他更多歷史意義的東方名城——北平，那裏，九十萬人口，首先咀嚼起戰爭的况味了。

驕橫的黠武者日本帝國主義，已決定選擇北平附近地區，作為決勝中日兩國的武力、智慧、思想、與抱負的曠古底戰場，我們知道即使是善唱的夜鶯，也不能單靠神話來充飢，然而，他們却鎮日夜在夢思沉沉的酣睡中追尋他們的幻想，於是在距離北平三十里的宛平縣蘆溝橋，舉起了滔天的烽火。

蘆溝橋事件的爆發，並不是偶然的，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連串的侵略行爲之延續與具體性的表現。溯自革命軍興以來，日帝國主義者的奸詐和詭譎，已使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感到生存的威脅，他們處心積慮地阻礙中國的統一，從幕背後一直到表面化。民國十六年發生的五三慘案，那是支持軍閥張宗昌的實際行動；同年六月在黃姑屯炸斃了張作霖，那是給奉系軍閥懷想

阻礙中  
國統一

一年發生三次  
驚人事件

避免中國內戰的一個警告；爲了張學良的易幟，參加國民革命軍，開發葫蘆島，便發動了民國二十年的一九一八一事變，狂妄和荒誕，更決定了他們的所謂刷新「大陸政策」，先之稱熱河曰東蒙，從中國的疆域內劃分了開來，繼又舉之與滿洲並稱，而終則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囊括以去，在一滿洲國一的玩意下，侵入了中國的大陸。至是，故都的北平與北方經濟中心的重要都市天津，便成了他們企圖攫奪的對象，分割中國，蠶食中國，滅亡中國，凡日本軍閥所夢想得到的幻景，已一一列入他們必然要達到目的的實施步驟。

因此，日本軍閥在河北省立刻接連不斷地製造糾紛與騷擾，在民國二十四年的一年中，竟發生了三次驚人的事件：第一件是五月裏，因了天津租界內一個爲日方所寵幸的新聞漢奸被人暗殺，天津的日本駐屯軍，便向平津我軍事當局交涉，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暨平津兩市長及公安局局長，並且逼我將河北省省政府遷移到保定，於是我們在冀察方面的統治力量，更形削弱，一切設施，幾乎都要受日本的脅制；第二件便是九月內發生的香河事件，這是一個陰謀，是繼續創建滿洲國的舊把戲的新玩法，開始，他們發動所謂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企圖來製造一個「華北國」，斲輪老手土肥原賢二

，指揮着他們的開牒浪人，屢使中國的渣滓——流氓，地痞，土豪，劣紳，公開向宋哲元請願自治運動，流氓們竟攻入了香河城內，驅走了縣長和公安局長，居然組織所謂自治政府，最後的一次事件是更其嚴重了，在十一月內，他們竟嗾使河北省灤榆區行政專員漢奸殷汝耕於離北平約四十里之通縣，宣佈脫離中央，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這一個年頭，平津在敵奸的搖撼下戰慄地過着不安的日子。

平津的中國人是覺醒的，雖則在無可如何的忍耐下過活，但是愛國救國的高潮，却由於外來力量的壓迫而愈越高漲，同時，全世界人士的視線，也都投向這一個地方，狡詐的日本軍閥，便決定採取隔離政策，企圖完成平津外層的包圍，使平津成爲孤島，然後一攫而取待之，於是在民國二十五年春，嗾使漢奸李守信奪佔察東六縣。並努力煽動內蒙錫盟盟長德王，企圖導演傀儡的「大元帝國」，並命令漢奸部隊李守信王英等與之會合進攻綏遠。這一下北平的西北交通線是割斷了，同時，他們又發動了豐台事件，豐台是北甯路出北平永定門西南行的一個車站，那天我駐軍二十九軍正在紀念一九一八一事變，他們便藉口馬匹失蹤，要到我們軍營中來搜索，公然的侮辱，惱怒了二十九軍的將士，幾乎使戰爭提早發生，可是結果，我們爲了顧全大局

，忍辱地退出了豐台，改讓日本駐屯軍來接防，這一事實的演變，使北平成爲一個可憐的半島：東北有偽滿洲國，西北有察東六縣之漢奸李守信王英部隊，以及綏遠境內之德王偽軍，正東有一冀東自治政府，南下豐台，現又爲日軍佔領，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歷史悠久的中國故都——北平，惟一能與後方連絡的，祇有平漢路西南一隅的走廊了，二十六年七月，日本軍閥的發動蘆溝橋事變，便是這一個陰謀的實施，他們如果佔領了蘆溝橋，北平事實上，便是四面陷敵。你想放在口子裏的東西，還能算是我們的嗎？同時，他們佔領了北平，天津可以鎮壓下來，天津失守，華北可以傳檄而定，這樣下去，中國不亡何待，所以，他們是再三的考量，認爲突佔平津，會引起更大的中國人的憤恨，而給與世界以難堪，侵佔蘆溝橋，這是一個較小的地方，想來不大爲人注意，至少比平津是要減少一些棘手，又何況，反正平津是垂手可得，而豐台的勝利，可以有把握的再來表現一下，——這是一個冒率的行爲，諾大的世界，却是被一根半寸長的火柴燃燒起來了。

誠然，中國幾年來都在屈辱中生活，可是，日本軍閥祇看到了一面，中國隱忍遷就的一面，而忽略了接應着「一九一八」的「一二八」淞滬之役，與阻擋日軍侵入關內的喜峯口戰爭，雖然這許多戰役結果還是失敗，但是在中

間所激發的中國戰鬥意志與不可擋的士氣和民心，那可憐的日本軍閥是始終被蒙蔽着，他們被眼前所得的勝利掩蓋了兩目而沒有看見。傅作義百靈廟的勝仗，使他們打了一個寒顫；蔣委員長西安蒙難脫險，使他們驚駭得手足無措，然而，短視的日本，決不會悟澈中國是不可欺，不能欺，而也不當欺的，他們却喘喘於今日不攻打中國，沒有再攻打中國的日子了，今日不摧毀中國，沒有再滅亡中國的機會了。——本來，中國的統一與富強，是全人類之福，若干年前有一位政論家說：「世界和平所以不能實現，由於缺少一個強盛的中國」，可是，日本軍閥却認為這是了不起的危險，帝國生命已受到了威脅，所以，他們不僅不痛改前非，反變本加厲，要想早日來解決中國，他們是根本的沒有認識中國。

自一九一八一事變起，以迄二十六年中日戰爭止，前後六年間，中國共喪失於日本之手的，凡三百三十萬平方里的土地，五千萬以上的人口，這一個巨大的數字，約等於鴉片戰爭以來對外所失土地人口的總和，血的教訓，啓示全國人民歷史的悲劇是快將揭幕了，峻厲悲慨，四萬五千萬同胞領受了時代的警告，一致地在蔣總裁的領導下，勇敢地迅速地呈獻出他們各個的有限生命，以奔赴千載一時的嚴肅而艱難的旅程。

葬埋的  
却是自  
己

然而，日本的軍閥們決不會看出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決心，他們依然是夢想着再來一個「一九一八——一二八」，他們企圖滅亡中國，但是結果却埋葬了自己的帝國。

### 三、 故都狂飆

故都的狂飆掀起的時候，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正在廬山舉開訓練，這是怎樣重要的一種訓練，舉國英俊名流，都聚集在那裏，中國的命運將決定在這個名山上，因此，關於軍事方面，在首都南京，却全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主持。

在南京執行國防工事計劃的警衛執行部，由唐生智將軍擔任主任，我在執行部第一組任科長，七月八日清晨從大悲菴住宅走到軍事委員會，像鉛一樣在心坎裏載着的重量負擔，我已是被壓抑住好幾個月了，七點鐘我走進軍委會的辦公廳，副主任劉光鄭重地用力向我說話：「宋哲元部隊，在蘆溝橋已和日本軍隊發生衝突了，軍委會也已派人到保定去調查，一面電請 委員長指示辦法。」我瞠目凝視着他，我不能說出我當時的情緒，挑着重担的人，經過了一段較長的行程，一時把擔担放下，會使他筋肉上的知覺麻木，這便是我在那個時候的情景，我驟然之間笑了起來，可是理知使我竭力抑住着



## 第一個 信號彈

情感的勃發，幾月來胸中的陰霾是一掃光了，我愛我的國家，我尊敬我們的領袖，在一個極度緊漲的歲月裡我已儲備了熱和力，靜待着 領袖的命令，同時，搜索似的我用銳利的眼光注視着從東北長城一直到廣東的海灘，看日本的第一顆槍彈從那一個角落裏放射出來，而我應當負起怎樣的責任，今天號角是響了，所以我一面在注意戰爭的演變與發展，一面却在恭聆偉大的民族決心將從一個曠世的 領袖代表着我們嗚吼起來。靜待着，這是充溢着熱情的一個偉大的期待。

我的任務是負有一部份國防工事的計劃與實施的督促，這一部工作還是屬於第一期，所以戰爭暴發時，一切的工程均未完成，我不覺驚訝戰神降臨的日子是太早了。至於北平的緊漲狀態，我是有一部份知道的，自從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的對華外交，遭我們拒絕以後，他們便發動所謂華北五省的明朗化運動，那是企圖捧擁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爲他們的傀儡組織，以拆散中央與華北的地方政治關係，而乘機進行他們宰割的方法，果然，當時中央軍是撤退了，但是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仍然沒有放棄其守土禦侮的職責，同時冀察政務委員會，也依然沒有改變其效忠 領袖的決心，於是日本乃不得不出以直接的軍事行動，先於二十五年四月五日間，向平津一帶大舉

增兵，同年九月十八日迫我駐軍退出豐台（見前），至十月間，豐台的日軍，又藉演習爲名強佔廊坊與蘆溝橋一帶土地，積極的進行軍事設施，以作整個包圍平津的準備，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日本更誘致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宋哲元，讓予滄石（滄縣至石家莊）鐵路及津石（天津至石家莊）鐵路的修築權，企圖藉此切斷北平與中國中南部南部的關係，以便開發山西煤礦，要是滄石津石兩路修築成功，那麼日本可以直接由井徑運煤到日本，不必經過中國政府所管轄的鐵道而北中國就此被隔離，成爲他們的囊中物了。日本用盡他們的捧擁，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宋哲元就範，可是，宋哲元既不脫離中央，又不敢拒絕日本的要求，在無可奈何之中，就托故回返原籍去掃墓，日人一再來催逼北平市長轉請宋哲元表示態度，北平市長總是採取「等候命令，不能負責」的言詞來迴避，來搪塞，日人以交涉不得要領，預定計劃無法實現，因而積極準備採取另一手段，以達到控制北中國的目的。二十六年七月初，豐田日駐軍嘉田部隊的一個中隊，闖到蘆溝橋來演習，他們忽然靈感所至，以爲去年「九一八」藉口馬匹失蹤，佔據了豐台，老戲法是值得再來表演一下，所以在演習時，又揚言一個少尉失蹤了，要求我方允許日軍開入宛平城內自由搜索，接着要求我方撤退宛平與永定河沿岸的駐軍，這是一個警告，

## 最後關頭

即是日軍要進駐永定河沿岸，使中國軍隊不得加以抵抗的明顯的表示，我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吉星文團長嚴厲地把他拒絕了，七月七日那天晚上，日軍聯隊長牟田口廉邊即下令砲轟宛平，人類大流血的慘劇便在蘆溝橋邊所發出的號彈中開演了。當時宛平城駐軍當局即堅決表示：「和平固所願，但日軍要求我軍撤出蘆溝橋，則有死守而已，蘆溝橋可爲吾人之坟墓！」

在大砲炸彈之下，我們還沒有放棄對於和平的最後努力，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立即派員與日軍進行談判和平，企圖就地解決，宋哲元回到北平坐鎮，把北平的封鎖障礙撤除，表示對日本軍的絕無敵對意思，同時，在首都，七月十二日我外交部向日駐華大使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可是日本却竟然未予置答，同月十九日，我外交部復以正式書面重提原議，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將軍隊撤回原駐地方，定期談判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始者，他們的頑強，却終於失去了最後挽回的一個機會，他們在表面上，宣說這是地方事件，表示可與宋哲元商談，以迴避與中央發生交涉，這樣，使中國幻想和平的人士，可以得到一些虛空的希望。然而事實上，他們却在地方談判的掩護下，天津的駐屯軍整個地在調動着，關外的軍隊分路向華北大舉開入，迅疾地對整個北平作北、東、南三面的弧形包圍，同時

復出動大批海軍，圍繞塘沽，等到他們的佈置完竣，立刻向宋哲元和他的軍隊，撕下了和平談判的面幕，七月二十五日敵酋香月司令的部隊開始在天津尋覓，七月二十七日北平被包圍。同時他們更提出了最後通牒，向宋哲元要求實行下列三點：

一、駐蘆溝橋一帶的中國軍三十七師應於二十七日正午以前，退往長辛店。

二、駐北平及西苑一帶的中國軍，應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退至永定河以西。

三、待自上述各地中國軍隊撤退後，限三十七師全部立退保定。

宋哲元遵照中央的命令，委員長的指示，嚴詞拒絕對方的無理要求，並且於七月二十六日命令他的部隊二十九軍抗戰，二十七日通縣豐台也發生了激戰，宋哲元通電表示堅決盡力自衛，這是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時間，全國的人民，全世界的人士，都在喘息中注視着北平的一隅，諦聽着委員長的言論與意旨，其實，早先在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委員長出席五全大會外交報告時已昭示我們，他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蘆溝橋的事變發生，是否告訴我們絕望時

## 陷平津淪

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已經降臨，這是一個需要嚴肅答案的鄭重問題。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委員長在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講演時，便向世界人士作了一個明確的表示：：我們是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一到，我們祇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是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一蘆溝橋事件的能否解決，即是達到最後關頭的境界。

因此，當局在南京主持大計的軍政部部长何應欽將軍與參謀總長程潛將軍，軍事委員會警衛執行部主任唐生智將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將軍，以及各部重要幕僚等，每晚在何公館舉行會報一次，那時，我和軍政部參事徐培根，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龔浩，何部長辦公室部附羅澤園諸人，担任會議紀錄及稿件整理工作。遠東驚天動地的事件，在我們的筆錄下，保留了每一刹那的變化痕跡，我們天天面臨着時代的巨人在創造新的歷史，幾千年的古國文化及其未來命運，將在委員長的指示下，經由何部長和所有高級將領會商中來決定，在每一次會報中，經常呈現出事態的嚴重，中國

將萬劫不復，抑或康樂無疆，這是千鈞一髮啊，錯誤將造成萬古的遺恨，我們豈可輕易造次，當時，決定調動大軍，源源開向隴海路與津浦路，同時更派定林蔚將軍到保定去負責，指揮部隊挺進保定，每一次會報，總要到達午夜一二點鐘，這是一個肅穆的行程，是在漫漫的長夜中延展着。後來蘆溝橋事件的如何解決，終於經由 委員長提出了四點立場：

-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變；
-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還；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我們和日本所提出來解決蘆溝橋事件的限度，已大白於世界了，雙方距離的遼遠，使戰爭從恫嚇與戰慄中迅速地成爲事實，在這個時候，日軍入關部隊已達五師人之衆，人數約在十五萬以上，以致二十九軍各師旅團，處處陷於包圍監視之中，然而第一線將士那種「同仇敵愾」的意旨與「甯爲玉碎，毋爲瓦全」的精神，完成了軍人所應盡的道德任務，嘔心瀝血的歌聲，開始以「淒厲壯烈」的音調，劃破了天空。七月二十七日，北平被日軍包圍了

戰火蔓延北戰場

，可是，我們也發動過了好幾次的攻勢，先後收回廊坊、豐台、蘆溝橋三處，通州方面，我軍一度攻入，把冀東偽組織擊成粉碎，天津市內，李文田指揮器械不全的警察，曾數次衝入日本的租界，北平的保衛戰，是愈演愈激烈，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率部奪圍離平，那時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都在扼守南苑團河，佟副軍長，親赴前線督師，腿部中了敵人的機槍，可是仍舊裹創勇往直前，飛來一顆砲彈，擊中了頭部，遂致陣亡，趙師長在團河戰役中，三次衝鋒，身受重創，可是依然不肯暫離火線，終於繼續地中彈殞命，兩位將軍的壯烈犧牲，題下了平津戰役中激劇的記錄，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淪陷，三十一日，我軍也退出了天津，時代所給予北中國的一個可怕的暫時的虐待，也就從那一天開始了。

天津失陷後，日軍即分三路進兵，一路沿平津線南下，進窺河南，一路沿平綏線進攻南口，一路以天津爲據點，循津浦路南下竄擾山東，日本在平綏線的發動，是從八月初旬開始，我方担任防禦的是十三軍湯恩伯將軍，湯部的浴血抗鬥，阻礙了日軍的長驅，所以日軍迂迴進攻居庸、懷來、張北、及張家口等地，八月二十七日張家口失陷，於是全部陣線混亂，同時保定陷落，因此平津的迅速收復工作，也告了絕望，而戰火就蔓延及整個北戰場。

狂飆吹  
拂到江  
南

宣佈亞  
洲大陸  
戰爭開  
始

在平津戰爭的擴展中，滋長了我們的抗戰決心，激動了全國人士高度而純潔的愛國義憤，而將士和民衆的成仁取義的精神，更永遠昭告世人，當代的中國男女是英雄地走上了正義和魔力的鬥爭階段，平津是失守了，平津人民固然首先遭受了磨難，可是燃紅的熾鐵，却正在開始被冶鍊，第一下却被打在故都的北平和北方經濟中心的大都市天津而已。

故都的狂飆，挾着寒意吹拂到江南，從首都看來，這是京滬戰爭的序幕與前一階段，事實上平津是首先遭受災殃，而上海和首都，也將繼續地步入他們的後塵，一樣地要盡起神聖的責任。

#### 四、海上潮湧

中國潛伏着鉅大的活力，在七十萬大軍走上淞滬戰場的偉大歷史進軍中，是得到了證驗，雖然，他們握着的依然是落後的窳陋的武器，可是他們用血肉來支持中華民族的正氣，支持全人類的正義，却正像基地支持屋頂一樣，他們是英勇的，他們將永遠地被人們歌詠着敬愛着。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上海就陷入極度不安的狀態中，可是一一二八戰後，上海停戰協定規定着上海不能駐紮中國軍隊，我們爲了協助警察及保安團隊維持秩序起見，將獨立第六旅鍾松部隊改爲地方保安隊，担任虹橋飛機



場的守備，這時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和浪人，到處在尋覓機會，製造事件，八月七日，駐滬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與一等水兵齋藤要藏乘汽車駛到中國虹橋飛機場，當時飛機場當局已奉到 委員長手諭，不准任何人進出，而大山勇夫，却強欲進入，當爲我們守衛機場的保安隊所阻，那位大山勇夫中尉却竟無理諱地公然反抗，用他的手槍，驕傲地放出了第一顆挑釁的子彈，他決不知道在那一天却闖下了大禍，他魯莽地代表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首先向中國向世界宣佈亞洲大陸上的戰爭已是全面的爆發了。

日本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氣焰萬丈地立刻命令一百多艘戰艦，三百多架飛機，二百餘輛戰車，二十萬日本大軍，有組織地把大規模的人類屠殺事件，在東方第一大都市的上海，由陰謀變成事實，日本軍閥眼睛凝視着天空，傲慢地以爲在幾小時最多幾天之內可以解決上海的事件——真的，我們不能瞭解他們究竟是那一種哺乳動物，也許是世界上永久患着心身上的變態病症者。

上海，遭受日本軍閥和浪人的蹂躪的已是第三次了，明季海禁的猖狂，在歷史的記憶裏行將淡漠的時候，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立刻又毒害了整個的上海市。並不是懼怯，更不是喪失了自己的自尊性，我們的

委曲求全，爲的是要挽救人類的劫運，同年五月五日的上海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能進駐淞滬，中國兵不能住在中國地界，心頭上的仇恨，怎麼不天天在加緊每一個市民，每一個國民的担負呢，北方的大戰開始了，日本軍閥們沒有悟到中國人民的決心，已是不可侮的了，他們却依然在虹彩的幻夢裏，妄想來宰割我們，烹飪我們，當時，在上海市區內，沒有駐一個中國兵，全都是警察和一部份保安隊，日本軍閥氣焰洶洶地一面派遣巨艦，列陣吳淞口外，一面紛調部隊來滬，同時向中國提出撤退淞滬地方武力之要求，卽警察保安隊，也將被驅逐出淞滬地區，這種無理要求，是荒謬到不能忍受，不可避免的災難，總當痛苦地來忍受，因此，億萬人的忿怒終於猛烈的以還擊姿態，來抵抗，來加罪及於這起自烏雲裏的暴雷，淞滬警衛司令楊虎，參謀長朱俠以極嚴重的詞句向何應欽部長和軍事委員會報告，這實在是晴空裏的霹靂，北方的事件，既未解決，上海事件却又發生了，何部長得到委員長的指示後，立刻下令上海市嚴密戒備，以防意外，一面並令駐無錫江陰的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開往上海，八月十二日我八十七師，八十八師，獨立第二十旅和上海保安總團，一同展開於真茹江灣市中心區的線上，和日軍當面對峙，各國駐華使節不欲使東亞繁榮的商埠，由着戰神燬成瓦礫場所，還竭

力進行和平運動，代理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向日本提出同樣的要求，限日軍退出上海，這使上海市得到了很大的榮譽。在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晨三時，突然由日方發出了第一顆砲彈，他們向我閘北橫濱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費，隆隆一聲，衝破了陰鬱的天空，可是我守軍並未還擊，到了九時五十分，日陸戰隊百餘人，企圖越過淞滬鐵路衝往寶山路，我軍始予抵抗，淞滬戰爭，於是通過了導火線管，一發而不能收拾了，下午四時，戰區擴至八字橋，江灣路，天通庵路等處，五時以後，日軍用燒夷彈，焚毀我閘北民房，十四日，我軍對虹口、楊樹浦的敵人進行攻擊，我們爲了要掃蕩留滬日軍，所以以八十七師担任左翼，八十八師担任右翼，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這時的指揮官是張治中將軍。

### 空中英雄

我們的空軍也在同日出動，上尉梁鴻雲，奉令轟炸敵軍，他駕坐了一架俯衝轟炸機，翱翔在上海天空，那是虹口，那是閘北，那是楊樹浦，那是黃浦江，他正在尋覓在他腳下的仇恨，敵酋所坐的一艘旗艦，雍容地停留在黃色的歇浦江中，燃燒的怒火鼓使他一口氣俯衝下去，轟然一響，那艘旗艦冒起一陣黑色的濃煙，牠是中了彈，漸漸的要傾斜下去，於是敵艦一面開足馬力遁逃，一面竭力以重壓使艦的本身平穩起來，同時，即在那剎那間，艦號

上從未間斷過的高射砲火，擊中了梁上尉追蹤轟炸的俯衝機，一顆子彈穿過機聲命中了他的背部，於是這位剛盡下他的神聖職務的空軍英雄，就無遺憾地在機中殞命了，這是一個悲壯的威武插曲，正感動着中外人士，不，這也是有一個價值的一個歷史的感動啊。接着，另一個悲壯的紀錄，在八月十七日清晨發生了，閩海文這位空軍鬥士，他駕駛了霍克機，在轟炸淞滬敵軍的飛程中，機尾中了敵人的高射砲彈，不得已，他就以保險傘降落，不幸却誤墮入了敵軍陣地，數十個敵人包圍攔來，大呼投降。他手握機槍，凝視着敵人行近，連發三槍，擊斃了三個敵兵，後來敵軍圍得愈聚愈衆，步槍齊發，而他却不稍畏避，從容迎戰，結果，把留下的最後一顆子彈：終結了自己的生命，敵人在敬仰之餘，還替他舉行葬禮，題寫他的碑上以「支那空軍勇士之墓」八個字，不錯的，在英雄與殉道者的眼光看來，死和休息，這兩次的睡眠，正可以作為永久的友鄰，他們祇知道義與不義，他們沉浸在國家的信心與領袖的感召中，從來反顧，他們以仰望星光的愉悅從容就義，他們將是活在全國人的心坎中，永遠不朽。淞滬戰爭初起時的空軍的英勇行爲是轟動世界的。

最初攻擊的重點，指向虹口，後來改向大公紗廠，我們在極迅速的時間

內，立刻包圍了上海的敵陸戰隊，在那個時候，上海市內擔任指揮的是朱纒司令紹良，右翼爲張總司令發奎，陳誠將軍和熊式輝將軍也趕到上海，他們與張總司令共同商定，將三十六師八十九師也加入作戰，並且，改變重點，指向匯山碼頭，當時領袖已具有決心要把日租界攻下，而日本租界是日軍用兵的根據地，勢在必守，在我方則也勢所必攻，所以雙方的戰鬥，一開始即是異常的激烈，委員長親任上海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擔任副長官，二十四日顧將軍親到南翔來指揮，二十日，我三十六師的一旅，已進攻到匯山碼頭，有殘敵近四百人，越過外白渡橋向南竄去，爲英軍繳械，這是中日戰爭以來第一件驚奮全世界人士的戰役，也是我軍全然採取主動的進攻的階段。

### 阻止進攻

先是敵人在戰爭開始，即知道這次戰爭的猛烈，所以在八月二十二日晚，敵援軍主力第十二師團，由獅子林、石洞口、川沙口、瀏河口登陸，一部份更於張華濱附近強行登陸，企圖威脅我攻滬軍的側面，當時，因爲我沿江配備兵力單薄，不能阻止敵軍的登陸行動，後來改以八十七師之一部及教導總隊之一團，上海保安總團之一部，轉向張華濱登陸的敵人攻擊，同時，以在吳福線上之十一師及楊行寶山方面的九十八師，轉向獅子林，川沙口方面

的敵人攻擊，更以在崑山吳縣附近集結的六十七師用汽車輸送，急向羅店月浦挺進，並急調正向常熟福山前進的十四師，向太倉羅店方面前進，以求會殲登陸的敵軍，奔騰的戰爭的激潮，快速度的在改變各種態勢，然而，終究因為我各部隊限於交通運輸的不便利，趕到戰場時，敵方主力，已登陸成功，加之月浦羅店一帶接近海岸，所以敵軍得以數十艘砲艦及優勢空軍，向我軍集中攻擊，而發揮了強大威力。這時鉅大的軍隊行列，在沸騰的烟焰中躍動着，排砲的轟聲，像是地球要被重新整頓過似的發着無可比擬的撼動的巨響，地是裂了開來，成羣的士兵被埋葬在土裏，兩三丈長的樹木，壓在土裏，賸留出他的樹梢，顛抖地在地面上搖幌，巨石和成塊的泥土，像雨點般在空中飛舞，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啊，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命令和計劃，全然是毀滅世界的魔鬼底最殘忍的陰謀的行爲表現，但是我軍仍然是冒險犯難，積極猛攻，月浦和羅店的爭奪演成了上海戰中最激烈的一幕，我軍可以說是踏着死亡的足跡前進，可是，因了傷亡的過大，交通的遲鈍，使我軍前仆而不能後繼，同時在日軍方面却增援不絕，所以我們僅能打破敵軍威脅我側背的狡計，而不能將他們壓迫到江中，加予殲滅，日軍看到羅店附近爲我攻擊斷阻，不能進展，於是轉向吳松附近及虬江碼頭，強行登陸，剛

巧我第六十一師第六師和第一軍開到，立刻對登陸的敵軍，施行猛攻，第六師遭受敵人砲火炸彈的轟擊，幾乎大部份被犧牲了，他們成羣的成爲烈士，崇高的生命交給了國家，而自己是走上了永生的境界，從張華濱迎接戰開始到吳淞附近虬江碼頭的激戰，是淞滬戰爭中敵軍登陸及我軍猛烈阻止敵人進攻的階段。

### 姚子青 營長

日軍在月浦羅店，都不能進展，吳淞口又與我軍形成膠着狀態，因此，他們就利用陸海空軍的協助，更以一師團衆在寶山強行登陸，同時，吳淞，張華濱，虬江碼頭方面的敵軍，也繼續增加，九月初，敵人即圍攻寶山縣城，寶山是那樣一個彈丸小城，如何經得起敵人海陸空的連合進攻，然而旺盛的作戰士氣，却提高了我們的戰鬥效能，我九十八師姚子青營長，孤軍困守，絕不以客觀條件的不利而氣餒，他率一營之衆，憑城廩鬥，敵寇屢戰屢退，屢次增援進攻，死傷枕藉，相持二天後，姚營彈盡糧絕，因此，整個的一營官兵弟兄全部殉國，好漢們的血，大量地浸淫這大地的黃金的血管，而給予未死者塗上莊嚴的希望，寶山城失守了，姚子青全營弟兄的與城偕亡，却給了我們這次神聖抗戰的一個偉大激勵！

### 全部攻

寶山失陷後，沿長江的敵人從吳淞到獅子林、月浦已呵成一氣，九月十

勢停止

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下總攻擊令，他們的主力就沿寶劉公路——寶山至劉行——向楊行突進。扼守那裏的各師，都轄屬於第九集團軍，九月十一日，楊行失守。當時領袖的意見，要死守劉行，但是楊行被佔後，我軍攻勢已完全失敗。九月十六日，我第九集團軍被迫撤退至北站、江灣、固守廟行、楊冢宅之線，月浦方面的我軍九十八師一部，因為傷亡過大，而且是過於突出，所以不得已撤退到陸福橋線上，於是我第一師與第十八師開入增援，本來在羅店南端的十八軍，仍舊繼續向羅店北端的敵人攻擊，現在却因了劉行的岌岌可危，所以把這個計劃放棄了，暫時改為退守羅店西南及羅嘉公路的施相公廟一帶，後來第一師七十八師相繼進援，同時我們以各部隊，犧牲過大，戰略上不得不加以修改，因此我軍自開戰以來所採取之全部攻勢，到這時即告無形停止，至於局部的攻擊，那當然仍舊是繼續不已。

始守勢開

爲了確守劉行的據點，我方曾調動第六十六軍第四軍第十五師第十七師等部隊，加入攻擊，戰鬥的酣烈，是上海戰爭中所僅見的，至九月二十四日，寶劉公路的中央陣地，需要調整，所以扼守那裏的軍隊，經由寶家弄、顧家鎮、劉行東側國際電台附近，太平橋、萬橋、沿荻徑以至羅店南側，與右翼楊冢宅附近之第九集團軍聯繫，當時上海敵軍，計有第一、第三、第十一



、第十二等師團與第八師團、第十六師團之一部及海軍陸戰隊等，共約十餘萬衆，並有野山砲四百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大小兵艦七十餘艘，可是他們要獲得顯著的較大的進展，也感覺得困難，因此，就專門找尋我們的弱點以圖逞進，至九月卅日，在顧家鎮劉行的陸橋附近，我第五十七師與第十五師之接台部份，突被日軍侵入，爲了彌救這一個罅缺，五十七師十五師派出敢死隊，以白刃和軍搏鬥，死亡在這個時候，被看作爲極平凡的事，大家存在着一個思想，敵人從我這裏過來，那便是我的恥辱，在這樣的感受之下所造就的鉅入力量，敵人終於被擊退了，然而，在劉行與長濱站間，萬橋附近，我第十五師七十七師的接合線，也被日軍突入，英勇的兄弟們，以肉身阻擋他們的驅進，傷亡數字，委實太使人吃驚了，而敵人的援軍，却又源源而來，在這平原地區雷也似的響着一片呼殺的聲音。戰爭的酣烈，震驚着全上海的中外人士。當時全線指揮的是陳誠將軍，他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艱苦督戰，他看到沒有生力軍加入，專讓那些日夜不息的疲勞士兵來支持這一個殘局，實際上是等於把他們委諸虎狼之口，而無補於戰爭的實效，所以他就去請示領袖和顧祝同將軍，一面報告部隊不能再打的情形，一面請求調派大軍，否則應該轉移陣線，調整部隊，繼續抵抗，顧祝同將軍

## 陣地吃 熱未動

這時是由重慶行營主任調兼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進駐蘇州，負有指揮淞滬六十餘萬大軍的全責，他們在周詳的研究之後，經 領袖下令於十月一日晚，以第十五師之一團留置劉行，第五十七師之二營留置顧家鎮，掩護我軍之轉移，於是我主力軍就撤至由楊冢宅、唐橋站、沿蘆藻濱，南岳，經陳冢行、廣福、羅店西南側施相公廟、曹王廟亘雙草墩之線，這是撤退劉行而開始我們採取守勢的階段。

扼守上海，可以說是一個非凡的奮鬥過程，我們把軍民的力量和愛國心，已導入於亙古未有的戰爭的磨難的生活方式裏，飢寒，疾病，殺戮，黑暗，恐怖，凡是那些不祥的字眼，都可以運用到當時的保衛大上海戰爭中，可是却從未見到另一個被呼作爲「懦怯」的字樣，中華民族在這一役戰爭中是正從事着一個鍛鍊運動，彷彿跳高的選手，在他開始時，不免要跌交，或者損傷他的皮肉。那是大上海的一個榮譽時間，全世界人士都在尊敬那些背負歷史底偉大任務的正義維護者，劉行撤退後，我守軍依然猛烈抵抗，終於挫敗日本的向廣福進攻，他們以目的未達，到十月初旬，又轉移主力，沿滬太公路南下，向蘆藻濱進犯，企圖佔領大場，以威脅我第九集團軍的側背，而達到佔領上海的目的，當時，大場方面，守軍僅有第八師，第六十一師和五

十七師，戰鬪的激烈，我們可以從事實中看到，一團一團的弟兄們，在戰火中被消滅，第八師全師幾乎完全傷亡，到十月六日晚，左翼第八師所守黑大黃宅附近的陣地，屍首是縱橫遍野，敵人便乘隙來突進，於是我方以撤至崑山附近，正在整理的第一軍及新到達的稅警總團，與第十九師，二十六師二十師等部隊，陸續開往增援，可是仍然不能挫阻敵人的攻勢，當時第一軍新補充的士兵，有一部還是徒手的，沒有冬季衣服，即其他各師，也有這樣的情形，以如此裝配羸劣的士兵，去迎接銳不可當的現代化的日本軍隊，那純粹是依賴旺盛的精神力量。國家和民族的號召，已經溶鑄他們成爲精金。當蘊漢濱戰爭正烈的時候，恰巧我廣西軍隊第五軍、一七一師、一七三師、一七四師及一七六師等都調到，因此，中央派白崇禧將軍親赴安定與顧長官商討軍事計劃，他們就決定於十月十九日晚，在談家頭，陳家行，廣福之線，發動攻擊，二十日晚上開始總攻，這是決定上海命運的一次總反攻，幾百萬的居民在仰望我們的英勇將士，切盼永久得到他們的保障，三日夜的激戰，雖然得到初步的成功，但終於因了缺少空軍協助，和砲兵支援，歸於失敗，在這次進攻中我們又繳納了無數戰士們的血與那猙獰的戰神。戰車，飛機，密集的砲火，他們無休止地吞噬了我們成千成萬的生命，原陣地是無法維

持了，因此，我們更將在杭州的第十八師，第三十三師調到大場方面，同時，更調第三師，第五十六師也加入作戰，並將左翼第十一師，第十四師和打殘了正在太倉整理的第五師調來，在鉅大的炮火消耗下，又維持了幾天，敵人援軍的增加，以及現代武器的運用，致使我軍陷入更危險的境地了。二十四日，我們遂次退守大場走馬塘線上，二十五日，大場被圍，日軍就於大場東西兩側突進，我三十三師潰敗，二十六日情況更形不利，因此，我們不得不趁早調整陣容，當以第八十八師一團固守北站，我軍主力由豐田紗廠沿蘇州河南岸經江鎮橋撤守至南翔線上，大場就在那一天失守了，這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挫折，我們無法挽救當前的局勢了，可是，兩個月又十四天的苦鬥，已博得世界人士的喝彩，自從大場失守，退守蘇州河南岸後，我們全般態勢，可以說是由攻勢變為守勢，由守勢而變為退却了，陣地的轉移，是表現着上海戰爭已到了尾幕，當時，我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第一軍，第三十六師第一〇二師等部隊都被敵跟蹤猛攻，他們都遭受重大的打擊，並且，在我軍蘇州河立足未穩定的時候，敵人的快速部隊也已趕到，十月二十九日，日軍進佔閘北，我軍第八十八師楊瑞符營擔任掩護退却，由團副謝晉元率領，堅守住蘇州河北岸之四行倉庫，敵人幾次圍攻，始終不能攻下，直到上

國家的  
傷痛

海完全失守，奉到領袖命令，他們始行退入租界，這是上海戰役中，名震中外的八百壯士的孤軍死守四行倉庫。在蘇州河附近我軍經過了一度激劇的戰爭，頑強的敵軍繼續侵犯，我方當即迅速調左翼的第六十七師，及新到的第十五師，第四十六師和教導總隊等，支援反攻，戰爭異常激烈，陣地却始終屹然未有更動。在陸軍大學十一期和我同班的一位朋友唐惠洽當時在保安總隊吉章節部任參謀長也被炸殉國，他是一位足智多謀，寡言沉毅，富於幕僚修養的少壯軍統，當我接到他殉國消息後，我爲他悲悼，我爲他鼓舞，他在淞戰未爆發以前，即從事上海警備的計劃，而今多月來又親見敵軍陸續的毀滅，他是帶着勝利的希望而長眠了。

十一月四日，晚上十一時我軍正與渡過蘇州河之日軍相持苦戰的時候，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派遣第八軍柳川兵團之岡本，長谷川，神田各部隊，趁着潮汛，在杭州灣全公亭，金山衛方面偷渡登陸，先是駐守杭州灣北岸担任海防的是第二十八軍之六十二師六十三師，後來因了上海戰爭緊急，六二師奉調到浦東去參加作戰，敵人即乘我們部隊調動的當兒偷渡登陸，我們爲擊破敵人的這一軍事行動起見，由六十三師進擊乍浦當面偷渡的敵人，六十二師這時已開到松江附近，即重行回返，於閔行抗禦敵人，當時，

曾有一架敵機低飛掃射，給他們擊落了下來，並且我們更決定以六十二師守松江，以六十一師守閔行，警戒黃浦江口左岸，又令六十七師迅速經松江向金山縣挺進，第七十九師在嘉興下車後，即準備開往守禦平湖新埭之線，同時又以守備浦東的五四五旅也開到江浙邊境。在這些師旅中，大多是傷亡過半了，軍隊名稱雖多，兵力實在是異常單薄，蘇州河南岸陣地劉家宅，吳家庫附近於十一月十七日，爲敵人突破，我方感着腹背受敵的威脅，同時，又缺少精銳的生力軍可資運用，所以是完全無法撐持了，十一月八日夜，我軍開始向嘉興蘇州一帶撤退，十一月十二日，這一個東方大都市擁有四百九十五平方公里的大上海，就被那些慾壑難填，鄙棄正義，仇視人類的日本軍閥所佔領了，三百萬市民，在驅逐，緝拿，捆打，虐待，侮辱，謾罵，搶奪，殺戮的日子裏，過着暗黑的生活，這是難以隱藏與包裹的國家的傷痛！

終上海戰役中，我方出動部隊的番號和擔任指揮的高級將領大致如下所列（其間人事變動頗多，容有出入之處。）

軍的番號有如下所列(其中如有脫漏容再版時補入)

第一軍 第十八軍 第六七軍

第四軍 第二八軍 第六九軍等

第五軍 第六六軍

上述各軍所包括之師有如下所列(其中也附有不屬於上列各軍者)

第一師 第十八師 第五三師

第三師 第十九師 第五六師

第六師 第二〇師 第五七師

第八師 第二三師 第五八師

第九師 第二六師 第五九師

第十一師 第三三師 第六一師

第十三師 第三六師 第六二師

第十四師 第四四師 第六三師

第十五師 第四五師 第六七師

第十六師 第四六師 第六九師

第十七師 第五一師 第七七師

第七八師 第九八師 第一六〇師

第七九師 第一〇一師 第一七一師

第八七師 第一〇三師 第一七三師

第八八師 第一二八師 第一七四師

第八九師 第一五四師 第一七六師等

第九〇師 第一五九師

(第九集團軍)

上海保安總團 教導總隊 稅警總團

第五四五旅

其他砲工兵部隊航空隊

在上海戰役中高級指揮將領為

司令長官 蔣委員長兼

副司令長官 顧祝同

參謀長 韓德勤

前線總司令 陳誠

總司令 朱紹良



張發奎

張治中

白崇禧

劉建緒

蘆溝橋事件，是中國對日戰爭的前哨戰，淞滬戰爭是首都保衛戰的序曲，也是中國全面戰爭的開始，同時，也為太平洋戰爭的前奏，所以我們說戰爭已是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行程，並且，我們敘述首都抗戰回憶，也不得不從淞滬戰爭與平津戰爭來敘起。這樣，我們才可以看到首都抗戰的全貌，也可以瞭解首都抗戰的意義。